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輯

問答丙

雜體

私謚答問 李濂

或謂門人弟子之私謚其師禮與嵩渚子曰非禮也郊
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故卿大
夫有謚士無謚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賤禮也是
故君之謚則稱天以誅之臣之謚則請君以賜之諸侯

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曰士之有誅何也
曰秉卹之戰縣責父死之魯莊公誅其赴敵之功以為
謚盖以義起也檀弓記之以著其失禮故曰士之有誅
自此始也曰謚者行之迹也先生長者生有善行其死
也乃以無爵而弗得易其名門人弟子之心實有所不
能自安者私謚之舉亦禮之变者也何為而不可曰昔
者橫渠先生沒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且云漢魏以來
此例甚多乃質于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司馬温公
公荅書深以為不可大意謂漢魏以來事不足法孔子

之沒也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
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
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閩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
古禮非子厚之志也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
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此至當之論
百世不可易也曰唐制無爵稱子凡養德卹園聲寔明
著則謚曰先生何也曰此亦公謚也謂有司表其行而
請之于朝既得謚則告諸柩前以白君之賜固非子弟
之私謚也然法不應謚雖公亦私所謂漢魏以來事不

足法者也亦何足據哉曰劉敞撰續謚法五十字自以為待後世天爵之君子何也曰此原父之臆見也吾嘗覽其所撰五十字皆以古人之名寔之其無謂殊甚自宋迄今而世亦莫有用之者抑天爵之君子令聞廣譽自足以垂于後世胡為而私謚之耶是故弟子于師之亡也心喪則可謚則不可

忌日答問

李子當考妣忌日必杜門謝客不親書史蔬素竟日客有造謁于門者閤人辭焉他日客愠見曰先生何簡客

也曰以忌日曰忌日不見客何也李子再拜謝曰某有罪某有罪已而仰天歎曰古禮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至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某于考妣忌日致齋于內不通賓客守先王之禮也亦情之不容已者也粵稽諸古若王修之母以社日亡每歲社日修感念哀甚里閭為之罷社祝飲明以匿親忌日而貶申州元亘以忌日辭揖祭而甘坐罰凡此咸可鑒也夫既見賓客必接談笑而孝

子之心忍乎不忍乎顏氏家訓曰忌日不樂正以感慕
因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而艾仲儒侍郎
嘗聞其祖母于歸時衣笥中得黻黑衣姊姒皆驚駭詰
之曰父母教以遇翁家忌日著此服耳當時衣冠之家
犹知此禮惜今未之聞也晦菴先生大儒也每于母夫
人忌日著黻黑巾衫門人問其故先生曰子豈不聞君
子有終身之喪乎先生凡值先代忌日必蚤起出主于
中堂行三獻禮閣門蔬食此士大夫所當法也故曰君
子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有斯湏之喪終制之喪三

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斯湏之喪弔日是也夫天
之道陰陽不同時則當寒而燠者逆道也人之理哀樂
不同日則忌日接見賓客笑談如故者逆理也君子愛
人以德君其勿深咎予哉客再拜曰先生教我矣作忌
日荅問

招魂葬荅問

嘉靖丁酉冬十一月十日汴馬生北赴南省試渡河走
冰壞其舟溺而死其求尸逾月不可得其家擬招魂葬
焉乃質于李子曰招魂葬有諸李子曰史傳有之禮家

之所不取也吾聞葬也者藏也所以藏其形于地下以安厝也故椁周于棺棺周于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也苟無其身而招魂葬焉則于義為窒于德為悖于禮為不物何也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不可以偽有也是故禮經無招魂葬之文漢魏以還或有冒為之者而表環荀組干竇孔行之徒咸著論以非之可謂通神明之故知鬼神之情者矣且人之死也歸神于天歸形于地故延陵季子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故聖人制為殯葬之禮本以掩厥形骸不以安魂為事既

葬之日迎神而返于家蓋孝子之心不忍一日離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故墓以瘞骨廟以棲神此古今之通禮也乃若失形于彼穿壙于此誌石明器無柩可依若堂若坊虛文是尚反乎人情戾乎聖典王者所宜禁也嗟乎閉靈爽于沉魂之域是不仁也樹松楸于空棺之冢是不知也仁知亡而人之道熄矣豈孝子事其親之心哉由是知招魂而葬乃委巷之陋習非先王之遺制也豈可乎哉曰招魂之篇見諸楚辭何也曰非是之謂也古者人死則使

人以其上服升屋而號曰臯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蓋猶異其復生也而荆楚之俗或以是施之生人故宋玉憫其師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散而不復還乃托帝命假巫語以招之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而盡哀以致禱耳豈謂招魂而葬之邪曰橋山之冢葬其衣冠何也曰好事者為之也按大戴禮孔子論黃帝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史稱黃帝在位百年壽一百有一歲豈有騎龍上天之事乎世傳葬衣冠于橋山者謬也曰然則當如

之何曰闔門眷屬宜于遭溺之地備迎神之禮括髮徒跣號呼于塗而迎之以歸祠廟以妥之木主以依之祝辭以告之牲醴俎豆以饗之哭泣躡踊以哀之三年而除其服歲時舉祀如常儀則庶乎其可也

闔蟋蟀對

張鳳翼

張子少慕劍術喜騎射尤好讀孫吳諸書思得知我者俾為封疆之臣當効禦侮之用芄芄一經年踰強仕膂力已不逮乎曩時然壯心未已每聞秋風夜號如聽邊聲便欲起舞乃羨蟋蟀角勝以自快誠不知為有道者

所笑也客曰子之慕乎是也其亦有取爾乎張子曰有取也夫量敵而進廟筭而勝司馬之法也始之較大小審彼此易言左次傳云再接兵家之常也從之各少休而復進其勝者勝則吳漢之八克孔明之七擒也其敗者勝則孟明焚舟之畧鄧禹渾池之奮也物有小而觀大事有微而鏡机斯之謂矣烏得無取爾乎客曰子殆欲之又從而為之辭也冠裳負販區以別矣士類博徒分以辨矣子令皓首與垂髫雜進角巾與寬褐紛遯爭觀排門助叫驚座得無妨于禮乎乃勝負異形得失相

校予奪由乎纖蟲欣戚變于一瞬得無害于義乎張子曰笑事有越于義禮之大閑者亦多矣子無問乎齒決也彼尼父獵較同俗非污野老爭席乃進于道且童冠偕往舞雩之樂也少長咸集山陰之賞也其何妨于禮勝者取之無傷廉敗者與之無傷惠取舍之節聊假乎物予奪之机不由乎人賢于擣捕之擲圍棋之賭遠矣又何害于義客曰信矣其若人言何張子曰子不聞老氏之訓哉知我者希則我貴吾快吾意吾貴我矣且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客唯唯而退

後蟋蟀對

作蟋蟀對後數年其徒復有扣門而請者曰秋期至矣先生得無復事于闕乎予命童子謝絕之其徒退童子歛手而請曰先生之謝闕徒也無乃異乎曩所對乎予曰然子未知天下之不可以有闕也而矧一物乎哉夫闕莫大于涿鹿之戰莫快于牧野之捷然而骨以車載血令杵漂天下可有闕乎哉若乃七雄星列三國鼎峙六朝疊伯五胡雲擾當其時咸舍耰鋤事戈戟去從容從擊刺匪仇而交劉不怨而相戮白頭流離黃髮狼狽

天下之死于闕者十且六七今承平二百餘年來幸無所事闕也而可于物乎語闕哉鄴侯云臣好道不與人為仇信斯言也心竊慕之夫身不欲與人為仇而使物之無事而相仇且闕可乎哉蟋蟀秋吟吾聆其音秋思以深蟋蟀在牀吾與倘佯秋夢以長蓋不必分人已較勝負而亦樂于蟋蟀者多矣童子不對視之則已頭觸屏而睡予指而笑曰斯人也其悟夫無闕也夫

毀舟對 皇甫汈

束教公子問于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興焉

吳郡臣麗寔為水區弘舸連舳巨檻接艦蓋自昔紀之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飾之蕩志也嬉遊之妨業也叢飲之釁鬪也冶容之誨淫也議將毀舟示以甲令裁以常模是為反本以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吳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非棄車止擊之神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沐樹息陰之化也僕聞之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不拂其情是故障狂而壅之不若䟽原而決流者易也御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貫者順也是故先王有因

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之利其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逆女以洽嘉禮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緒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于政而欲毀之哉且疊樓島峙不借于瓊構之翬飛也錦颿霞舉不夸于雕墻之衣繡也軒冕之照水不多于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費不浮于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于窮年之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于倚市之明艷也中流之簫鼓不闌于閭巷之弦管也何舍彼而亟此蓋事有緩急

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皇被災狐鼠當道而鷓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受禍豎訟繁興而權歌輟響殆非所以召和氣弭怨聲也吳之侈靡鼎貴比肩操贏繼踵久矣成周風在四方先王不強而同蜉蝣之刺不能齊之以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奢使蘭舟桂楫不泛于朝夕之池危冠袷服不覩于長洲之苑縑賄竒貨不鬻于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于海陵之倉臣商良賈不通于閭闔之金塗而上錯之賦可不登于天府之國庶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于水

猶車馬之習于陸也為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績罽藉以簞第鏤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絳革和以鳴鳶非不麗也亦猶屏騎于周行而脫駕于魯道也未見其可也宰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患康衢無鼓腹之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頽戒其樂胥坐而愁鬱止其笑歌起而呻吟曷故焉昔李子入晉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庫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墻也民寔不堪漸自庫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塗無愆期之役晏嬰棄車而民罷擊鼓之戲致治有本道守民有機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六
故曰民有感而興也二子之謂矣哲候良吏勅躬閉心
端軌務寔達权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教改
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為哉

答西北墾田水利問 鄒德溥

頃者或建議西北多空棄地誠度地宜導水溉灌其區
計可墾田無慮鉅萬萬衆論或然或否而未得堅決也
客儼然造予而問曰子試籌興之孰與無興便予應之
曰茲役之不易就固矣必排首議而曰無庸有事于民
則誰不能者然語有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

永寧茲役之巨利有五雖費且勞未可以已也請借前
箸為客具籌之西北故稱沃壤乃今一望萑葦若石田
無所用之豈土膏顧與古殊哉水利不興而民無所蓄
洩也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可使萑葦之場盡為庾廩其
利一國家都燕北迺獨仰東南為命緩急或不可恃水
利興而西北皆與區譬之富室所謂負郭常稔田也其
利二東南之漕輓率數石而致一石是西北一石之入
當東南數石因是可漸省漕輓以紓東南其利三虜故
利于騎不利于步舉邊地而盡溝洫之令虜騎不得長

驅是閭井之界皆金湯也其利四塞上之卒土著者少
遠募則餉費不貲班戍則奔命疲勾補則多逋亡閭閻
徒困而伍虛自若田墾而又萃兵且取諸土著而足可
漸罷一切以便民其利五昔史起導漳于鄴封鄭國溉
鹵于涇渠白公借灌于谷口馬援設利于洮濱古之興
水利者皆西北也奈何獨于今而曰不可就哉且夫地
曠水夷疏引易徧東南之地不與也淋雨在夏耜趾靡
煩東南之時不與也遼海青徐有海之饒無潮之患東
南之勢不與也彼之可耕而曰此之難就愚竊以為計

過也客曰水利之益則吾既得聞命矣顧為其功可必
就則吾猶惑焉墾田之用夫至夥也計戶而役之則民
怨作捐金而募之少直則民不應募多直則內帑匱勸
民自為之則民或應或不應此不可以歲月見功也使
者安所持而報命使者急于報命而督民役則吾惧民
之騷也將舉內帑數十萬金而捐之墾往者謬萊之役
可鑒已予曰唯唯否否自古興大利者不急近功今必
特遣使者計歲月而督之吾不欺必其不若子之虞也
然吾以為可不煩專官而集也蓋昔者晁錯之議寔邊

獨令民得入粟拜爵除罪粟立集而邊富何也爵者民之所甚欲也罪者民之所甚畏也懸其所甚欲與民所甚畏者驅之故民自就也今獨可遣使者按行群邑計其水可濬田可墾者彙奏而籍諸部因為下令曰有能墾田百畝者爵何能墾田千畝者爵何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爵之畧如今輸粟拜官者而為之差夫輸粟拜官者動計數十年近乃十餘年今以田成稅而官之利速官者必爭赴此矣則又為下令曰除大辟不贖外其他罪當戍者墾田若干免當徒者墾田若干免

墾者以報郡邑長中丞覈奏而赦之民得以其力與財贖罪又必爭赴矣則又為下令曰邊將能以其卒墾田千畝者賞若何墾萬畝者賞若何督撫覈奏而給之賞賞與陣功等赴敵之與闢田安危異究也今且不憚捐其軀于鋒鏑以爭賞而謂不競于闢田吾不信矣若是行之數年水利宜可興半廼復以其半之入而募民畢治其有不易就者此其與捐積帑而行怨于民功相萬也客曰此于水利計則可耳顧民得以墾田拜爵則開納寡得以除罪則輕犯法將得以此受陣賞則不競戰

子將謂何予復應之曰國家得田以為永利積十年而田之入固與金相當矣此何啻倍得金也大辟則既不之赦矣彼當戍與徒者則墾田之勞費斯亦足懲矣若必曰重創之民乃不犯則如今之戍且月廩焉又安在其重創乎食足而兵寓此所謂不戰之勝也夫使將之以不戰勝也固愈于戰勝又况乎臨敵之賞罰固在也于是客適然笑曰善哉君子之言有百世之利而無一朝之患計無便于此矣遂巡再拜而退

股對沈董

甲子之冬十月既望緣岨子患股疾舉足踖縮弗良于行呻吟二旬罔克出戶愀然視股責之曰子稟氣于靈鈞受形于大塊乾生坤成氤氲化醇得父母之大造同一体以相分期肖形于天地為宇宙之完人迺進弗能振足青雲之上逍遙廣寒之庭履歷崇階升華陟要股粟人世子之負我其罪一也退弗能咸股執隨籛蔭馨折健步風馳趨蹌榮貴之門奔走炎勢之途逡巡退縮委蛇自如子之負我其罪二也夙遭噐兇骨肉傷殘辱我公庭屈體高貴之傍跪伏庸豎之側奔走昕夕進退

明文海 卷百三十六 十四
維谷其行趨趨子之負我其罪三也茲者沉疴月餘飢
腐肉爛神形彫瘁足躩僂倭疾痛周伸南窓偃仰高臥呻
吟余何負于子待余之酷烈耶股忽應聲曰嗟嗟君何
見之黯也吾聞達士明屈伸之幾哲人達進退之義
尺蠖屈以求伸龍蛇蟄以存身塞馬非妖支離獲倖茲
常物之大經玄造之至妙也吾與君一体而分卷舒伸
縮舉足相親受形乾坤無貴無賤無富無貧其形一也
君之弗能奮騰雲霄阻陟華要非我也命也弗能趨蹌
公門躡足權貴非我也志也屈辱公庭折膝庸吏非我

也運也是故樂天知命者為至人養高尚志者為達士
識時貞運者為通儒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古人解體
世紛達觀時變稽康箕踞而含輝無趾蹲足而闔美孫
子傷刑而強齊顏子墮體而希聖范曄折骸而伯秦司
馬臍脚而登相之數子者明乎榮辱之分知乎吉凶之
幾植乎功業之本明乎常變之宜哲乎順逆之理故能
建偉績于當時茂聲稱于後世士之窮達不在形體間
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醫三折肱術高天下君子
躰受歸全庸是道也子何罪于我哉子何罪于我哉方

將與君高蹈遐軌遨游乎棲霞之巔登眺乎紫雲之巔
濯足清泉持竿釣舫歌滄浪而坐石流憇間曠追往哲之
逸駕遊生人之坦途察陰虛忘得喪敦仁安土和其天
倪豈以艮限裂夤厲薰心哉緣岬子愔然而作怡然而
康曰諾敬聞命矣甫決旬而疾瘥

客問開礦利害對

陳懿典

客問于余曰今天下財計竭矣古人有云天地生財止
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日之財以為在上則司農告
匱那借不給以為在下則民間若掃十室九空此無異

故則以自款市以來中國之錙歲費虜中者幾百萬積
之二十餘年不下二千萬此二千萬者往而不返如歸
尾閭不復流注于內地何怪官民之兩困也況今虜謀
未戢倭患復興宗藩日增河工益鉅即有桑孔計畫安
施故說者議及開礦謂惟此為天地自然之利國家不
涸之倉苟專官彈壓列戍戒嚴即募近礦之民分布開
鑿設法淘鍊如山西永平溫處福建在在行之則不加
賦而用自足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瞻天潢可以支
工役可以待非常意外之用此大利也即有小害猶當

不顧而行之况以清公之臣周詳之法提衡其間又何
害乎余應之曰經國之道有有利而無害者有利大而
害小者有利與害相等者有利小而害大者有有害而
無利者如客之言礦之開是有利而無害者也是利大
而害小者也何憚而不為而不知礦之開而利害相等
吾猶為之獨奈其利不勝害究且有害而無利也請詳
陳之礦非即為金也乃取其沙石而鎔之其沙石亦非
隨處而有礦也其脉理或此厚而彼薄或暴發而輒竭
盖有幸有不幸焉其採取煎銷又非一人一手之力也

必每局具數千百人然後可開十局則動數萬人是數
萬人者皆衣食縣官一切開挖淘鑄之什器皆官為之
造辦至于監收監鑄登記稽察張官設吏供帳廩食孰
不資于府庫計非出內帑百萬為之本不能興此役役
興之後侵漁耗蠹之弊實緣之以並興及鏹成而權其
子母之數往往得不償費者有之則何也凡天下之利
民為之得其什則官為之必僅得其五凡天下之費民
用之任其三則官用之必任其九此不待智者而決也
况開礦之事乎然猶未也礦端一開勢必任心計之臣

武健之吏以握筭取盈于其間于是倖獲者得以餘膏自潤而數誅者不免以督責償公鞭笞不已流亡生心奸雄乘間鼓煽竊據然後動衆興師不更費乎又或工役方興一見獲少輒議報罷斯時大衆已聚留之無用散之不能如天津之南兵可為明鑑熙熙攘攘之衆安用明以利孔釀其亂萌也此不亦利輕于尚泉而害重卹山哉難者又曰如子之論徒以官自鼓鑄言也如聽民自開而官取其稅若中鹽之法豈不可行是不然鹽貨重而難匿然時有盜販橫行至于稱亂礦質微而利

大苟任其自鑄奸民亡命曷可禁止是以我祖宗立法凡有礦處所皆屯兵守衛而未嘗取礦之利意甚深遠不然二百年來先輩大臣言財計者何無一人及此耶而難者又曰禹湯有鑄幣之令周禮有非人之官然則先王非耶嗟乎天下事有其名甚矣美而其寔難行者京東之水田膠萊之海運皆試之而卒無成徒捐國家數十萬金于溝壑奈何輕言開礦也客若再更端愚則有唐太宗絕權萬紀之言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六

雷子遊精舍之西隅見童子捕黠鼠以鐵刺木甚慘愀
 然曰噫毒哉不亦太甚乎童子曰是穴困充餐粟幾罄
 矣然鼠亦唧唧聲若將訴然雷子曰鼠有言乎因命覓
 鼠音者鞠之鼠俛首伏地對曰公其生我也夫天施地

問荅丁

雜體

黠鼠對

雷禮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成罔函萬穢穴者嚙棲者嚼潛者吸植者嘅皆君子心
所到心也今造物假我成形與粟食者彙是將以我為
此拘拘耳主人不列之樊籠哀食食焉雖欲守介不得
坐而待斃也如此種可泯則造物為虐孰若勿生者哉
且予晝伏不動畏主法惕惕伺夕竊之亦太倉一粒耳
乃重罪不赦毀首碎胷豈天地桎梏我耶夫駢于拇者
決之則泣枝于手者斲之則啼公名仁人何其不相恤
也况私知鼠行矣不知世有甚焉者决性命之情公行
掊竊其浮于鼠行多矣而公不謹之信遭哉觸木而斃

雷子曰惜也夫鼠患天刑為世詬厲矧又為鼠所斥耶
名園對

京師自昔多名園惟含春園最著居都城外西郊地闊
爽通濠泉亭榭森列貯名卉竒石非民間所常有者要
人貴客及仕于朝者時引類遊賞烹鮮擊肥舉杯酒相
勸酬絲竹金華之音與童歌相雜無虛日子自嘉靖十
一年釋褐嘗至其地至今三十八年同萬錦衣相城池
隨訪其地已為空畦惟蒼松數株僅存居旁有一白髮
老叟因詢其顛末則對曰此園湮廢幾二十年矣初主

人操熟柄力可抗此園貴客慕而遊之以故輟交蹄劇不絕及主人失勢子復驕侈不自殖轉盼間已為他人所據今又三易主矣某聞而嘆曰浮雲易化冬葉晨霜彼競一生心力為他人置此園不亦愚乎老叟曰噫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予髮且種種矣見名園不下數百區今皆鞠為蕪蕪然前人失之後人又從而效之不能祛却塵纏非舉世皆愚而無一人省悟者乎豈惟是哉盡達官皆名園也浩劫以來席寵矜華非筆牘所能盡方其居高握重力能禍福人舉一世而奔走之使趨其熱

者有如趨市望塵掃門忍耻受侮顏色少有不在媿畏如鼠或耽逸謝客閣人守閑則必多方賄蒼頭以求一面輒自慶幸固不徒名園麗景為人忻慕而已一旦上干國法失其所據而齶舌鉗口巧為親媚者反為仇敵并第宅已屬之他人獨非名園類耶惟孤介挺立之士如此松然不與春華爭妍一時及歷艱難險阻勵堅貞樹不朽事業不猶嚴冬大雪中百卉皆萎獨挺秀于其中者乎公既知所以戒名園亦知所以勵其操矣子聞而愕然流汗浹背退歸宦邸書其對語志自省焉

聽秋答

陸之箕

西門陸子汝瞻自號聽秋居士客有過而疑之者曰竊聞五官既具維耳思聰四時有聲奚秋可聽既非八音之克諧徒爾四顧之蕭瑟亦何舍置其他而獨有取于是也豈南礪^礪之縣水或即竇缺于庭前抑廬阜之藥石每于醉後而揚扇蓋性各有在而自不能以忘于念邪吾固不能以知子矣居士莞爾而笑既乃仰而答之曰客知秋之不可聽而不知我之獨聽乎秋也彼其激楚嚴節流徵變商聆之者中悅繹之者倦忘誠有如吾子

之所云者矣然而律呂雖曰自至必假器而後成聲世無伶倫之竹人乏伯牙之琴則固未能易得而恒聞也孰若悟至聲于物外會天籟于無心取之在我用不由人乃為自得而樂極其真也邪爾乃神司蓐收律中清商其氣則肅其風斯涼觸萬竅而可聽何金玉之琳瑯所謂越韶夏與咸池不徒取異于鄭衛者亦可以比方矣吾之于此或徘徊梧竹或徙倚軒楹或對月以杯酌或臨池以丹青或發孤詠于泉石或舒長嘯于山林蓋吾心無時而不秋而秋聲亦無適而不會乎吾心也天

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奪吾之至情也邪客又不聞滿堂燕笑有向隅之泣聞樂而悲由將亡之政益憂喜寔在人心而物固不得而移我之聽也是故草木搖落山川寂寥履霜露之凄慘驚鴻雁之哀號時既云晏我心寔勞益不獨歐陽子乃有慨于斯矣宋玉深悲于在遠潘岳感興于歲通杜老墮淚于叢菊曹曄酌酒于江流子瞻夢鶴于赤壁仲宣作賦于登樓禹錫戀月于楚望李白愴猿于扁舟走誠不能堪數子之遭遇獨爾間聽吾之清秋長白山人聞而喜之乃為述其言如右名之

曰聽秋答云爾

叩隱 朱長春

朱子令海上三年淳鹵所淫颶霧所播元禿面槁体隋殆僵累而于床息五月矣因北風而思歸納璽且行北海王子過而以隱進曰弟子適從海來見海有異魚非鯤非鯨非溟之族也首有角鬣下有翼以為龍焉復似鳥又動蔽雲而集奮而昂往將御洋風以升陵波而需須海怒霧滯濤漂作惡身困不起沈沈無所薄恐死而不為口中餘于是掉頭鼓翼遽而退于沙藏于五湖彼

旦夕之死則免矣亡慮夫水小不容鱗尾不展狎于鯪
鼃提網之童子將礪刃而欺之海之人號為癡魚何如
朱子嗒然不應有問推几而笑曰嘻仰視子亦見夫冥
中促飛噍噍迴翔若畏不能逝者此亦向鳥也曰鴻也
其失侶耶曰孽創也夫鳥之創也以飛虎射于出山鹿
禽于走險馬倒于服駕牛死于具犂魚烹于吞餌彼既
已不匿而幾落于繳又游游焉以其孽為招而摩天中
乎則田間之保扣虞弓俟之矣為鴻計不如逃于深山
叢林夫郊廟以犧居以大屋食以導米牢官齋戒朝服

而拜之滌器而進之一卜不吉棄而放之野况其夜鳴
焦焦者乎他日穿而耜諸原其力不如常牛傭人下其
食飢而過主厨見飯欲嚙叱之曰畜彼其習也有貪矣
不自知也已叱而悔之靡幾矣不如早辭于牢天嚴雪
降原陸盡沒野田之雀啾啾啄雪三尺而得羞口瘖舌
凍終日不飽墀中之雞陽陽而驕之少頃客至公家執
鷄霍霍磨刀將割雀決于籬間鳴而送之安知飽之樂
不如飢乎死亦大矣蝓蛄之命終夕其肝而死于雨
猶曰天也故雞咲蝓蛄馬咲雞人咲馬木咲人山咲

木王子曰不然洳之料丰澤之士阜伊之魴漢之槎頭
其生嚙嚙延延無用也龍門之鯁望波退而泣志在躍
矣吾以此魚為才蟲乎自不需乎委天用乎故癡之生
者天地之質貨也才者天地之匣藏也匣難盜資將還
自有角有翼而槁于泥天無為生矣萬物無不謝也孔
雀之尾為翬而列于朝不愈于禿落而墮巖間乎身斃
而尾貴長朱子孳然殆泣已復噉曰斃寧易昔者孔子
介于夾谷按劍而冒齊甲其畏匡也子路援戈欲出夫
子止之念匡未足以死也故退而著秋春臨川而歎逝

獲麟而涕意有重生者存莊周觀濠而羨魚樂而遊魚樂離
樂安得不潛况其見死乎嫠之婦不聚貲介之夫不餘
食知死在前而不避彼欲有所成兩和未合行鼓未起
雖有勇人見鬪不張拳無成也良馬駕鼓車則啼歇驕
捕鼠則悲非愛其力力欲有用不欲以非用死上之人
木在山中之人為麗下之人為溝斷離于山均死也而
下無成垂氏之苗將過而惜之璞之為物至貴也仆而
碎諸地人皆惜之拙工細切而彫為蟲人不知惜切之
細何別于碎亦不知類矣故卞氏之寶于世未必無儷也

而國寶無再玉多有不中其用者不中用而試之昆吾
故人之遇耶玉亦遇矣今夫滇之空青中土得之千金
櫝而藏之以誡子孫室之人患目者白淚若泉赤翳若
燒努張匡瀆不敢發非寶之受于目一破而汁乾恐後
有喪明無所復用空青為生之重也詎一空青哉此魚
知之矣龍不上天亦潤于淵穀不薦豆亦克于口生有
所尊志有所成海東歸閭不可復西夫魚者朝而泳暮
而潛泛流而往來身雖大哉所吸不過一口如是江湖
之濡足矣海之大不知幾千萬里利其濡者寧獨一魚

留無重去無輕死無為名且夫處大不夸何慮鯀鯨靜
居不貪何畏綸竿八月秋水至海波移山濤如霹靂雲
晦風湧水嘯上流戴山之鼈龜結樓之蜃隨而露于渚水
退乾死是魚方棄安流揚腮暴翼倏忽萬里遨遊而傲
世雖有落鷁之矢射龍之弓不得而馘之童子何為乎
魚方咲子為癡人而子安得咲夫癡魚

山村問答

黃卿

松居子西遊太行迂徑歷覽至華詞嶠少倦憇閉門題
扁下嗟羨曰標之異書之適其有良乎一學究曰爰有

率者克昌于辭譎焉我衆朴將師之松居子曰稱賢不
先辭說殆有大于是乎學究忻然對曰長吾村之賢人
也中寬貌雅繫已不取其接人宛然無貴卑窮問訊倦
每誨我農曰其力其精其壅之厚毋耘耰之殺草也他
日灌叢有鴟鴞啄鳥雛舞其殘以嬉上下適鷓西來奮
距振喙攻鴟衆稱鷓義偶長村者故急以告之長則引
袖麾鷓厲色震聲曰鷓何悖何忍耶兩鳥喞喞向之鳴
咽如訴則叱之曰鴟必乏食汝欲立俟斃乎馳不視他
日之市遇隣之以粟易貓嗤之曰夙惡是肉食之為暴

也曰吾宇舊燕巢乳雛習飛鼠狡夜綠器攀椽破壘
害燕雌雄哀鳴急吾取火視之鼠捷下施施歸穴吾無
何故欲畜是武除惡者耳長村者艷然曰惡有是已迺
啞然曰吾得無術矣將令有燕之家夜慎防勿渴寐其
免夫吾黨悅若茲率將更村曰仁可乎松居子竦然詰
曰汝與渠為德乎為怨乎為譽乎為哂乎人性不相遠
也孰有稱厥拂人之性邪學究曰否吾見其仁不可及
松居子曰爾誤名仁不幾乎楣不之言乎以吾擬倫殆
慈氏之流乎學究喜曰慈氏之宗福田之寓夫人之求

之也甚于食飲吾得從矣松居子曰吾聞福之理玄矣
子未之思乎言之易也夫擇布于人力庇于人不失其
正而無謀期之者可也譬之怒于鷓而謂有德于爵怒
于獺而謂有德于魚乎感者怨者孰多少無已則鳥或
効鷓獸或効獺非教之乎非危道乎詩曰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其斯之謂乎學究色阻緬思復曰長吾村者非
此之安也量廣性靜厭喧祛煩且將以頤壽也松居子
曰是則可矣葆真息慮弗撓弗猾一氣專其宇百感慎
于外俯于水則深者澄仰于山則高者靜吾慕修鍊

之說而未之從事若斯人其殆不遠乎然欲克其靜則
滄海長谷群于耕漁可也夫長一村尚亦云勞何使人
夜夜為燕防鼠乎其不幸不仕耳學究奮然曰從吾長
村者之道于從政乎何有政以靜成者也觀諸從政或
汲汲湧湧嘵嘵靡靡上下如譁吾每少之松居子曰若
褒尔之長似矣非以言政也夫仕也有祿有任者法如
子之說也任重可但已乎司法可姑避乎食祿可負乎
言未既其長村者過服從甚都有睟其容松居子私計
曰若斯偉然其人必不如若淺之乎譽之也因請為介

將見之學究曰長因樂客劇談茲及曛矣迨曙將謁公府焉其改卜日以來遂別

山水問

顧治

主人游于惠泉之上甚樂也客曰山水其亦有古今哉曰有古者公而不私也則山水嘗客而我嘗主今者私而不公也則我嘗客而山水嘗主客曰何以知之曰我知之泉上也古之人有黃公歆者有陸子羽者兩人非私山水而有之徒于飲馬于澗品第于泉云耳至今人稱之曰黃公澗陸子泉也山水信有待人而名者豈非

山水常為客而我常為主乎今之人則不然矣有一丘之勝從而擬之有一壑之幽又從而擬之有一亭從而榜之曰某書也有一石從而刻之曰某立也彼固以為我有耳然更數十百年來不知凡幾易主幾易榜幾易刻矣而若丘若壑若亭若石雖嘗屢因其主以屢其易名而其本名卒未嘗易也過陸子泉則曰是某泉也不曰他子泉也涉黃公澗則曰是某澗也不曰他公澗也非不欲名苟非其人不以名也豈非山水嘗為主而我常為客乎無他故矣古人公之而今人私之也公則以我

觀山水我有主道為主能勝客故山水不得而主之而我為之客私則以山水觀我我有客道為客不能勝主故山水反得而客之而為我之主若黃公陸子兩主人者去矣今我與子游于斯飲于斯客也彼主山水者亦客耳今時某有者異時某有矣又異時又某有矣是彼我皆客也當誰主哉夫山水古有主而今無主雖謂其有古今可也彼之主有限而我之客無窮雖為我為主亦可也客唯唯願有紀也主人遂執筆紀之

釋問 何白

周生以清善博士業將舍所業以業詩何子作釋問篇以詒之

周生以清游于何子之門何子支離其身擁腫其質居無常處行無常跡土木形骸悠悠忽忽蓋三月不庭矣一日周生侍而請曰先生何以教之何子喏焉隱几作而言曰若余也何足以知之若余者所為天下之畸人也不理于人也亦已久矣子將奚法焉且夫舉世彼有昭昭挈挈眩智矜捷如建鳴鼓若揭日月匪水而寒火而熱總轡康莊趨時若蹶莫不據要津離澳潔步玉堂

上金闕鶴蓋成陰車徒塞咽鳴騶而入除道而出余獨
憤憤昧昧色辱形穢魚處于陸雉存于翳莊龜不靈宋
鷄却退不寒而慄不陰而晦違時陸沉物情屏棄手足
駮黴顏色憔悴商頌之音若出金石而滿天地彼有霜
紈霧縠紛綸繁縟藻錦冰綃焜煌刺目狐白却寒阿錫
清澳襞積峰皴綠飾波蹙以邀邀以盤是御是服招搖于
市蔭映臺僕余獨蕙帶荷衣岑年短後黑不待黔紫茸
塵垢正冠絕纓捉衿露肘敗絮是擁自參及西人皆嘻
嘻彼何者叟亦孔之艱胡顏弗厚彼有援琴拂絃考鐘

命簾泠泠參差澗澗鼗鼓綠肉紛紜清商小部銀箏秦
聲琵琶胡語按六么促鴈柱和陽阿歇激楚莫不骨騰
肉飛赴節起舞余獨偃仰空谷介跡孤峰仰聞天籟頽
聆壑淙灌木悲吟含商扣宮金石烟瀨笙竽松風情為
之移耳為之聰自謂音樂之至諧而不知人間聲伎之
工也彼有熊蹯豹胎鯁膾鷄跖釣引鱸肪彈求鴟炙冒
以山膚和以芍藥金液玉醪飛觥騰爵余獨不厭糠覈
蒸藿半菽厥狀鳴夷朽然其腹羹之芋魁飯無脫粟此
昔人之所羞匪吾生之荼毒也若余者落落無所容何

異乎惠子五石之瓠櫟社之樗立之塗而匠石弗顧信吾身為懸疣而衆人之所同去也子將奚法雖然余亦有規焉夫仁義裂而縱衡出道德漓而刑名設至若短長押闔章句佔俾業無常師續紛百出分源殊塗衲鑿雜還仁義道德于是蕩然益茂矣士丁斯時即負烏獲之勇操慶忌之捷具左徒之才持犀首之說欲求中窾破的投跡合轍猶之乎呈冠裳于裸水之鄉資章甫而適諸越也余將豔子以新聲餌子以利祿抽風塵之肺肝飭聖賢之面目指終南為捷徑策要津之高足寧詭

遇而獲禽毋正身而失鵠獵祭取資信如丈人之承蜩則庶乎可免余曩蒙之詬辱子舍之而弗由夫乃學步邯鄲失其故步嬰跚匍匐周生蕪然有悟載拜而起先生之言一何纚纚小子不敏敬聞命矣小子竊有疑焉願因先生其終教之吾聞足于內者忽其外得其精者志其粗自銜自媒智者弗居被服純素不衷是虞淫哇之樂飲食之欲窒聰腐腸饕人所須是以首陽之薇甘于方丈之珍陋巷之瓢重于千駟之車若此四者寔衛之蠹匪德之腴小子不敏得志弗為余曰善哉子之言

也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若子之言應物而游不囿于物逍遙之游期以異日我以其遲子南游乎罔畏之野北息乎沈默之濱西窮乎冥冥之里東貫乎鴻濛之津周生避席相眎而听小子不敏敬步後塵

紀畧語

趙玉

客有懷科舉程度之文見者予難之曰安事此為士生熙世達則贊皇猷敷治化代天工立人紀為商說周望窮則樹清節敦素履扇高風述聖典為仲武子陵烏在抽黃對白駢四儷六割裂經史剪裁傳註殫英俊壯

銳之精鑠知仁聖義之性上之所求下之所舉舉天下士子于此為出使之無真儒以經國無名將以定亂無巧工以創物無明醫以療疾無良史以紀事職此故也且糊名易書孰與玄纁聘幣棘闈鑠院孰與安車蒲輪版屋席舍孰與臨軒前席是以儒日絀而經日晦矣奚庸詭隨世好事此為哉客曰子真闇于經典不達變通夫三五尚矣自周官賓興之舉不行而有漢之方正孝廉法久滋敝而有魏晉之九品中正推舉冗濫而有隋之秀才唐之詞賦至宋始全用經義取士我朝因之黜

詞賦之浮靡用策論之質寔糊名則取唐之武曌程式則取宋之安石惟采所長不嫌猥陋非此而出謂之倖進非此而習謂之異途傳之萬世斯無弊矣如薛敬軒章楓山羅整菴之理學穆玄菴崔後渠之經學何栢齋馬谿田之清節于肅愨王陽明之武略李空同何大復之文詞此數公皆發身科甲事業文章凌跨百代誠不可誣必欲從古子何遠茹毛飲血而嗜八珍五味邪予自知失言乃謝客退而掇摭其言以志吾過且舉贈今之習舉子業者

詰儒一

方弘靜

儒服者曰夫二氏之教未始異于儒也而泥者異之非道之異也道一而已矣詰子曰吾以子之溺于二氏也將亦有異聞也而曰固與儒同乎儒之所不同于二氏者儒者言之詳矣子固所厭聞也無論焉吾聞之也服其服者誦其言誦其言者行其行子服儒之服也而誦二氏之言奚為而不二氏之服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子以為可去邪不可去者邪如果可去邪子奚不二氏之從也老子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子固所謂

上士者矣子之服膺于二氏之道可謂勤矣金剛經言五百年後善男子信誦其經者如來悉見是人若子者必為如來所見矣且二氏所謂勤而行之者將以生羽翰也將以往淨土也自有二氏以來彼羽翰而長生者安在邪而有善男子從淨土來者邪如來且見子子見如來邪如來所為來迎者舍子孰迎邪夫七寶蓮苞三山瓊宇少有知者亦知其正正是耳設有之不難脫屣無予云逆猶可也迺若齋醮布施罔利倖福親見姦黠為群誑誘癡愚不啻盜竊贈不以為非又從而謂之嚆矢

邪使子而愚也吾弗知之矣子而智者也而何忍于異端之攻以誣斯世以天下惑也

詰儒二

儒者曰夫莊子非不知仁義禮樂之美也以為仁義禮樂者孔孟既丁寧言之復言之則贅矣有是哉其辭之遁也夫仁義禮樂之于人猶菽粟之不可去也夫既莫不飲食矣而朝齋為夕食不亦贅乎孔子曰志于道據于德未嘗不言道德也則道德亦贅矣儒者之左袒于二氏也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行而下者為之器道器者易

之言也而老氏第易之為有無釋氏第易之為色空耳是未始不同也噫二氏者果于儒無異乎則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者何也既以仁義禮樂之言為贅矣則道器之云者亦既言之矣易為之有無又易之為色空何其不厭贅也且夫二氏之說何可同也君子之道費而隱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至誠無息一言而盡皆寔理也乃二氏之說歸于無歸于空云尔其為說足以簧鼓索隱好異之流而不足以濟天下且胥而溺者也何可同也

詰儒三

儒者曰老莊孔孟同時也孔孟未嘗攻之而何世之學者譖譖然涕不少置也其憤世切矣夫君子之知言也惟其言之是非耳言而當也則逆言猶察之况徃古之作世所好尚者乎言而非當也則速貧速朽猶以為非夫子之言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豈以未嘗非之而遂不知其為非乎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當時聖王之道猶同倫同文足徵而信也可無言也孟子以為我無君比之禽獸楊氏者

固老氏之流歟若莊生者寓言離辭遠已自恣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太史公論之者蓋實錄矣其書未若楊墨之盈天下可無辨也安可以孔孟所未攻者為不可議也

決疑 樊鵬

樊子辭家遊仕至于西秦竭忠陳力日無留事然心與跡違居常不樂乃往見長安有道季禮先生曰余有隱疑願先生決之先生曰子非汝南樊大夫與曰然曰吾聞賢者隨世以樹名知者乘時而建績今君自致青雲並升治朝遭逢仁聖手握金印身珮玉珂束地千里職

專按察忿怒則風雷生喜澤則陽春至萬夫遵令列郡受命上下孚信頌聲滿道夫快心展步立業成功此其時也夫亦何惑何疑何思何慮何有所不足乃色鬱鬱而不宣意夷猶而不忤無乃悖謬乎哉樊子曰夫虎豹麋鹿去山林則蹶騷而反走驂駟綠耳羈釜竈則蹶地而悲號其性異也故蘇張口舌致顯貴鄭平刀筆居相位蕭朱結綬王貢彈冠不可說以山林之幽邃長沮桀溺偶而耕楚狂接輿歌鳳衰梅生挂冠嚴陵守釣不可語以廟堂之富貴是皆守有定執趨有定方鑿不可短續

不可長規不可負矩不可方故魯魯然各畢志而成名也今僕則不然居無獨見之明行無一藝之成離群索居之不敢嗻咿嚅喞之不能行藏隱顯莫吾知迷前路而遐征喜怒哀樂櫻吾情心搖搖而懸旌悅審審之為忠悅煌煌之保躬悅琴瑟俎豆之為懿又悅文繡與簪纓願如白鷗沒泛泛又如龍駒之昂昂如鳳凰翔千仞又如鳳鳥鳴高岡願江籬以為衣秋蘭以為服又願海棠之爭春園葵之向陽心在江湖又在廟堂神遊八極不舍故鄉鑿之則短不鑿則長矩之則負規之則

方此數者孰去孰從孰止孰行孰為大道孰為小逕孰可以定吾志孰可以堅吾性李禮先生再拜而謝且歌歌曰潛淵為龍兮從雲以之千仞為鳳兮鳴岡固是千蹊萬經兮期于必至與時偕行兮與道卷舒任君之意行君之事吾固不能為君而決疑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七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八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問荅

雜體

法吏應 王好問

予歷法垣時久每吏尚深文獄鮮平法冤民籲天卒
莫申雪心竊憫之偶對客語及為辭見意以遺同事

者時庚午春三月云

予昔束髮登朝奉肅后脩臺執三領使節四遷廷理聽

察平反時踰一紀乃若退食委蛇休沐散佚對客命談
無所諱忌至于法家旨要刑名往事則語未嘗及一日
法臺舊吏或有詣予而質之曰蓋聞耦耕者議不及于
商賈舟行者思不涉乎車徒丈夫不役志于女紅嬪婦
不外聽夫閭閻業有所專也先生入歷清華生逢明盛
十年風節二朝侍從閱秦歷晉載臨畿甸秉忠傾赤嫉
邪守正不吐不如行法俟命奸宄斂跡黔黎延頸不求
赫赫之黻不飭皎皎之行以予觀于先生外無所慕必
中有所主情無所私由法有所據先生殆吾徒之師也

且門人舊吏每接先生罔或遐遺或告語更僕或辨論
終日由顯及幽因事析理遠叅典謨上叅象繫探精微
于禮樂味風規于興比歎周道之凌夷掩獲麟于絕筆
亶亶諄諄雍雍恬恬無遺論無懈志要皆帝王之常道
聖哲之芳規將考古以證今欲還淳而去漓此吾徒之
所習聞也至于政典之糾詰刑書之委折申商之智辨
蕭曹之規畫扶善祛惡弼教翊治亦皆用之百王傳之
歷世固為政者之所必取亦先生之所嘗試者也然卒
未聞形之論述示之程石使吾徒法吏有所依式是豈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八
先生徒以法自善而不以法善世乎不然則務于高而
畧乎卑事其難而忽其易薄有司之事而崇大人之体
乎在先生則不然意者其所有事而忘言此皆非吾徒
之所能識也予應之曰有是哉予非忘言予欲無言爾
夫先王之法先王之道為之也先王之道先王之身倡
之也外身而語道道不行外道而語法法不信法愈密
而弊愈滋事愈繁而緒愈亂是以識治者務其急則緩
者急之而有餘事其大則細者包之而可舉法也者其
道之餘緒也予何言哉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体一元

則二氣順時令察象緯居仁而正義和樂而崇禮敬而
為君臣愛而為父子別而為夫婦序而為兄弟宏綱之
陳大經之秩舉一而該百語大而該細足以上極乎天
下窮夫地收羅四海流通百世于凡秉氣含生為動為
植顯藏並蓄纖微畢悉涵育煦嫗約之簡夷莫不囿于
斯道之中各得生成之理而天下萬世殆由之而弗知
由其以身而倡道以道而為治化源不竭治法斯立然
後彰之規物布之象魏去縛削繁惟中惟一然文法日
侈則末流多歧爰立五刑行為三辟斟酌損益條分縷

析用以詰奸而恐及于無罪用以懲惡而恐禍夫善類
翼翼小心乾乾夕惕是以禮重例成書明欽恤期于法
行難犯網張不入惟是一心舜契夫堯湯承之禹文武
纘緒叅軌齊驅高帝三章易簡不踈惠文克濟鑿鑿以
除唐戒鞭笞宋崇忠厚亦能彷彿殷周享國長久明效
章章影響不謬若夫叔季未荒不能遠迪卓蹤曼尋遐
繹故作聰明橫逞胃臆搜拂毫毛引連杳昧網羅四布
鋸鋤峻密如虎如蛇磨牙張喙絲火原燎勺水波溢机
沉智窮毒烈慘極昔之于張变为羅吉市朝重足相顧

屏息善人遯世刻夫奮跡亢龍悔元命滴恒典垂懿教
戮咎沴騰和氣戾孽作災生民穷盜起獄多冤鬼道有
赭衣盖禁之而乱愈滋捕之而势愈熾邦國殄瘁士民
其瘵天祿永終地維圯側伊誰之咎寔由酷吏嗚呼天
道好生人理本直違天不祥賊人為賊可弗慎哉可弗
慎哉予于刑書亦嘗明習予于法家未嘗舍置盖敬之
如持刑而恐天下之傾覆畏之如履冰而恐天下之陷
溺予欲無言事理最明更復何疑法吏曰先生之言過
矣予豈不知刑獄之當慎也盖天生斯人畀之以理受

明文海 卷之五十八
之以氣賦命惟均故生理本直氣稟弗齊故善惡遂異
謀用既興訟獄由起非由畫一之法孰弼平明之治是
以先王雖体仁以長人必利物以和義明罰飭法肅度
修紀六察五聽張而不弛譬之天道高明地道靜夷冒
覆生植並包群彙欲張肅殺之威必藉嚴凝之氣是以
生不窮化不息四時行萬物理唐虞合軌殷周踐迹何
嘗廢法不試哉予應之曰不然予非欲廢法而不試也
欲以道而用法也蓋任法則悖道道行而法無不中矣
夫堯舜周孔之道萬世無弊者也率諸身而身正施之

家而家從措之國而達之天下中正和平物無失所世
之悖于道而弗協于中也然後有法以弼直之期于同
善而已非深求而過責之是法也者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者也如其徒法而已矣揆之理而未安質之情而有
拂非失不經則失不辜不矜之失犹可言也不辜而殺
之則枉人逆天法行道廢末流之弊罔之所極是犹使
申商之徒坐論于明堂之上而堯舜周孔反為之受成
而執役也豈不謬哉于是法吏斂容降階受命唯唯余
取琴而歌曰天道清考三光明地道寧兮百物成王道

行兮法理平嗟余身之微渺兮受天地之醇靈恐有初而靡終兮忝所生存此心而內省兮常惺惺畏天命而悲人窮兮奉吾后之祥刑思竭情而盡慎兮恒戰戰而兢兢憎深文之害政兮終含默而守貞

客問來知德

僕以先父病未疾母目疾侍養不仕友人致書多疑之作此代答雖文其辭然寔有是問非客難賓戲之假設也

瞿唐來子于釜山書堂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某聞子久

矣聞子冠道德履仁義衣百家佩六藝知子已棲君子之林矣衆人慕之某竊為子不取也吾聞鳥能鳴陽葵知傾日物且如此況于人乎是以哲士乘時達人賦世方今皇猷丕赫王表輝昭群衿猷瑋諸乂園橋東來蕙蒞而兼蓄乎蕭艾選干將而不遺乎鉛刀非僨似而抱瑟豈濟渡而無舫苟可以存心于利物奚必于執壁而垂貂子廼懸車城市擊壤蘅臯騰珣飛于鸞漢羌繼迹于鷗蒿洵拘鯨而戢翼必滯惠而屯膏枚雕龍而削草快茶薺于碎碑吾將翼子兮參軌伊呂胡知今子兮駕

言許巢來子曰子以我為隱矣夫隱者必有所為今生
值明時以不見用為耻吾不為也客曰人之酬世非處
則出榮春者蘭華秋者菊我知子之心矣方其采秀雲
莊燔枯霧築刻羽引商吹金鼓玉高價蜺巔必散蟬谷
狎花鳥傲墳素恁遠引于青岑非纓情于朱轂豈知閭
者斯章微之必著乃若巖廊訪仄荃宰羅奇旭日翬失
乾鵲條風轉于枯莢書將鶴載旌以鸞持束帛投園結
軫填茨慶吾道之大行感人世之我知子廼整筋揮翮
仰首伸眉披菽岫出峯遠眇鵠衢而揚袂排鳳闕以論

思知子有南山之徑慮子有北山之移來子啞而笑曰
非徑也是迂也夫欲仕無路者故以山為路耳予濫科
名仕則仕矣不求可期之榮于見在而微未必之寵于
方來歲躡齒戴謂之何哉駸亦絕矣吾不為也客曰子
知夫古人乎漆園之放叔夜之簡王衍之談阮籍之懶
醜竹林嘯山阪稅冠履解襟枕幕天席地操觚挈醜爾
其齊舜豕比周猿逢糟荷鍾還麴生涎俗士稱為六逸
詩人名為八仙坐俟夫九疇之數叙罔顧乎兩曜之虧
圓恭敬消于脣吻名節剝于裼褻子之不仕復不沽于

世者意者其在此乎來子曰此自放而忘世者也予欲
救世吾不為也客曰若有人焉遺情棄世絕埒脫屣紫
藉通名責冥輕舉爾其垂琳綬佩珵玦駮藤六驅列缺
調世外之玄靈彈壺中之白雪青鳥縈音紅鸞擊節已
而明月初升雲璈方歇貼桑海之幾遷回歲序于一瞥
悲荒邱懔古血乃若芝宮朶岬桂館龍驤吹冰成醴叱
石飛漿真妃慘饋姹女技醜招王喬以容與拉簫史以
相羊既沉酒以言別指流水以成章歌曰流水兮東注
美人兮何處回首兮三素浮世兮朝暮乃若陰慈雲滅

甘露謝四流弘六度秘授柰苑之旨洞開葱嶺之路爾
其不生作囿無象為家天地蘧廬形體蟲蝦見理即障
篤學愈差乃吼桐峰之虎垂長慶之蛇種雲門之樹澆
南泉之花點洛浦之金衣洞山之麻烹明昭之鉞飲趙
州之茶早聞者雞登彼岸剗醉者未窺津涯彼傾海入
毛不撓魚鮪若施藤倚樹必殊壺窠子之勃宰不出戶
庭不面官長孜孜而惟日不足者必居于此矣來子曰
子愈言而愈遠矣此方外之術出于名教之外者也世
皆若此三綱絕矣吾不為也客曰我真不知子矣遂避

席而起拂衣而去來子曰居吾語女夫大德者不官中立者戒倚是以君子無終日違仁大人以萬物為體不怵怵于必行不硜硜于必止蓋澡浴存乎吾身顯晦安于所遇立德之基有常樹功之途不一苟入而可以事吾親兮則啜水承歡苟出而可以事吾君兮則捐軀弗計見輪出圓因桷施直遭坎則停乘流斯逝大行兮何所欣窮居兮何所戚故移忠于家則敬同移孝于國則愛同使人皆以不仕為是兮則龍逢非孝使人皆以仕為是兮則曾參非忠彙征者何以誦其駿業嘉遯者何

以高其清風蓋駿業者扶顛持危有匡世之績清風者起頑立懦有垂世之功是皆有裨于國家之教化者也可見事無定體惟義是適行無定轍惟道是崇故可以仕亦可以止仕止之間存乎修己子謂子夏不云乎無為小人女為君子若為小人何取青紫若為君子出亦可矣處亦可矣末學興而功利熾此言不聞于人之耳也久矣吾將尋孔顏之所樂祈繭絲于此理愧榛楛之無成空勩勉而不已苟友于可以為政空言足以善俗則塵霧之微忱或可以為山海之小補也獨非鳴陽向

日之心乎子何過疑至此客曰我過矣我過矣而今而後始知江湖廊廟原為一體明道行道皆將淑人我過我過矣來子援筆作客問

隍災對 徐渭

萬曆十二年甲申九月甲戌十六日己丑霜降前二日夜漏且子府隍祠火火從東北耳卑舍仰射殿角諸顛遂并燭以入昇神者百數十徙不克徙俄而神首殞於宴殿宴殿首亦殞或曰諸徒哀而掬落之果爾則不應棄不取宴有兩夫人夾神座外有廊宇小神以十數侍

從毬馬斧戟幢旌等以百數一無及一庖子亦預徒值崩燼而埋顧忽出宴殿後僅破腦衆駭問之曰吾不知所從出幸免者多如此獨神所寓殿兩衡一從獲尺寸免觀者近萬人恠且怛之明日踵相質未有以復夜卧而思得周公借撻伯禽抗世子事復烏質者曰如子言豈以神當伯禽耶則必有當世子者當世子宜必以牧吾土者當而禮所稱世子固未有傲也特以伯禽有小過周公借撻以預警世子耳今牧吾土者無一過之可舉也猶世子也帝亦何用借于神以傲夫牧如公之借

捷于伯禽耶即神有小過帝小罰之如公之捷伯禽亦足矣而罰又何至于是曰人有等西施之髮于鄭旦者非莖數而寸量之也其玄與豐不相遠而已矣牧之受命而寄責于身也亦夥矣即小不慊于心豈必盡出其身之為哉人為之而牧也當之心知其不當為而勢與力不可奪于是不得不委之于勢與力而終亦未免自謂有負于其心而終有所不安若此者百豈無一二哉帝若曰彼能知此而顧且為之非罪也畏也吾助之以神為伯禽以牧為世子以火為捷以決其不肯自負之

初心使得藉口于神以感動勢力者之堅持而勢力者萬一聽之又得藉口于神以轉相告語其黨而一悔其初相倡和之誤吾故曰帝之斯舉大槩有似于公之捷伯禽也非按髮而數且量之謂也曰然則神何辜也而罰酷也如是曰土木神之托也賤也靈爽神之真也貴也宇可復建也故二氏徃徃言凡神成之日莫不土苴其軀之舍而遺之而後去况土木舍乎又况舍土木之舍者乎帝之示罰今不遏奪其賤者也不奪其貴者也且帝果罰也而罰之酷而果奪其貴者則我與子又安

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為借撻以啟牧者而助之決也
 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
 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
 以試而熟之而僥倖于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
 遇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眾可用

所與非也

是以若吏也以一吏可勝一于決曹不可勝眾農也又

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于農也而眾人

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于農也而眾人

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猶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
 能及大眾者意若使諸大眾尋其致災之首而撻之而
 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于諸大眾之尤亦
 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
 大眾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眾則諸大眾亦不怨此
 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
 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
 幸也然而不能為也非我不能為也彼亦不能為也我
 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得而知若此又安在其為借撻以啟牧者而助之決也故罰之酷否不足校噫是帝天之微權也蓋嘗謂天之微權不可以人準可以人準則常而無變無變則人得以試而熟之而僥倖于趨與避之間故穆東海之婦者遇在吏宜罰在吏而帝不罰吏而罰農若曰使衆可用是以咎吏也以一吏可勝一于決曹不可勝衆農也又若曰吏遠婦寃之可也衆迹婦易知易知而不衆諍之可乎初稍罰衆以旱矣而衆犹不省故罰之三年必直而後已而農之損多矣此初亦撻伯禽于農也而衆人

蚩蚩徒諉曰吏至今數千年犹不省又帝凡降諸大災能及大衆者意若使諸大衆尋其致災之首而撻之而首者亦多不之省及其敗也乃多敗于諸大衆之尤亦與東海之旱罰農而農不省其罰謂罰吏也同噫非諸大衆則不能勝此也非災諸大衆則諸大衆亦不怨此也則帝天之權不使人常而準之恒若此質者曰子何據曰據董子質者曰陳亢有言問一得三吾今近之矣幸也然而不能為也非我不能為也彼亦不能為也我亦一農也彼亦一農也彼亦一婦也爾亦一婦也

通喪問答 郭造卿

郭卿曰今人尠讀禮讀者又喪諱也雖喪亦讀者寡矣蓋多于通喪之制疑矣林生問曰三年月三十有六矣乃喪二十七而裁之或以總也功也期也而積之然猶逾二十七月者二矣其云大功減于期者月三小功減于大功者月四總麻減于小功者月二三年亦為宜之殺也二十七月者乃因總功之殺之者與曰服之各為其制也經也彖也弗可損益者也既因總功之殺而殺之胡置期之于三年者哉曰夫禮為可傳可繼也故品

節之謂禮或云古二十五月而禫者以月而易歲也謂二十七月而禫者亦以時而易歲也何如曰噫嘻其然吾于禮未之聞矣且再期者喪之中庸也有為而損之不亦薄乎其為道也哉然為禮之言者蓋尚有二家焉或云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言乎大祥之月而禫也復徙月而又月則樂是其禫也月三矣曰禮中月而禫者祥月之中禫也故禫曰是月徙月而禫云乎哉夫魯人朝祥暮歌孔子謂其踰月則善者徙月而樂之謂也言越此則二十六月而非禫矣故卜遠日以祥而有

旬則月踰者孔子五日彈琴不成教十日成笙歌之謂也經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加之月而禫是未之畢矣且樂之月也而可謂禫乎哉曰或云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十有七月者或因此而加之期與曰父在為母者故有練焉故有祥焉故有禫焉月加乎常之期而禫加于大祥者二為不得再期示乎其衷之未盡者然也彼父期而再有加矣禫而三月也何居且父沒則母喪亦如之又三月而禫也何居茲言十五月禫而止則二十五月禫而畢也

明矣曰二十五月何謂之三年也曰禮云期之喪二年也再期之喪三年也二年謂之期矣再期其不三年乎哉曰十有二月而成歲如元日喪除夕而除及再期如之斯可矣而曰二年三年者何邪曰期者周也復其時也今歲某日喪矣嗣歲是日今歲之期也初期則再年矣三年亦若是也已曰期必後于始喪之日者何也曰孝子之情無窮而限之以制三年之內前親死之日而祥焉則翌日其安忍之禮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再期而以年名之則三年矣曰何謂不寔三年終

也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矣易云古之喪服無數至書云考妣三載其服尚無制也三代始為之制然父在于母豈無三年之愛乎哉而以期斷者禮曰天地易四時变在天地之中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其主于加隆者而倍之以再期盖痛甚者其愈遲三年所以為至痛極也若再期而又一期數其年之名四矣且母而期也于父之期也三父卒而母亦如之則父在母屈為已甚矣故禮曰聖人為之立中制節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是日而吉孝子其忍之哉故織無不佩矣尚

踰月則歌徙月則樂也然遂之則無窮是以禮必以為之防焉尔曰為父母而再期也引而之三月之五月之九月不亦可乎曰而言之何易也夫禮碁之內哀之所發容体也穀音也言語也飲食也居處也衣服也盖與死而為隣焉故禮曰碁而練毀不減性三年之喪哀痛未盡思慕未忘以是斷之者送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乎哉且上而闕先祖之祭也下而止嗣續之傳也士則禮樂之廢也仕則國政之曠也夫今有不足于再期者豈皆賢者過之哉雖命之以三期盖或未有如古之

三月者為宰我之所欲短者豈為今之居喪者邪然聖人之制禮也不患乎淫邪之人與修飾之君子也記蓋言之矣曰今之二十七月何也曰鄭玄之說始之也自漢至宋之天聖始從而定為者今曲說合其數則違乎古也遠矣古二期謂之三年者如今之除夕而生踰年至于元旦而終亦孰謂之非三年乎哉喪之三年其凡也無已道也義則兩期盡之為耳矣曾謂子亦終三年之月而後免于父母之懷也邪曰然則今者何適矣曰小子識之吾則言先王之禮而已矣

金陵問答

徐芳

金陵既建或告東海生曰江南其定乎曰定能久安乎曰吾方思之二術克舉則安矣何謂二術曰取吾江水而弱之也水之弱者力不勝羽投之以芥而沒及底况舟楫乎敵雖弱無繇濟也必若濟者吾嬉而俟其魚鱉矣又莫若使敵為伯夷夷讓國而逃耻食周粟非其義也一介不取使敵之心化而夷者雖饋以江南弗願肯伺吾瑕以窺吾乎是傷廉也如是雖高枕可矣問者啞然既而告曰向子所云且辨矣曰何以知之曰于所聞

知之使水不弱敵不夷者胡吾君相之能高枕以嬉如此也

捕鯪人言

鯪之物銳喙而深鎧狐蹲而蚓曲其食利蟻每以舌為餌而啜焉其技善陷貫土如簇頃刻失之飲陵洞谷取之者恒伺其睡坎之納之薪而築焉使跼于力也而後為之發其伏乙酉夏綏安李子玉如讀書山中有客來僦爨者與日出入不能迹也察其食雖儉而給其色愉愉有以自適通其橐單稠是篋鍬鑿數具餘無長物李子

疑而詰之曰我捕鯪人也家在某鄉來就食此曰爾鄉無鯪乎曰山深則鯪肥吾是以來也曰若日能幾鯪乎曰子何易吾鯪吾之蹏而遊也或日一遇焉或數日一遇焉而其逸者恒十二三矣而既匝是則又他徙焉吾故無常居以鯪為居也曰子之業此樂乎曰奚樂凡鯪完于突崖與窟之間淺者尋丈深乃不可測吾之伺之蟻而進蜂而卻脊天而脇地黯黯然如泉隧之人而不見日月也幸無摧壓之禍則免焉其不幸夫固塚若土而櫬若石也蓋吾家之業是者數人而皆覆焉然且不

能名其處而壽吾最矣然則子盍徙業而他乎而徒冒
 險為曰嘻子未知吾家倚是而代匱者亦有年吾少習
 之而長則安之舍是吾窘也且夫士非吾儕小人敢望
 也工必有藝而吾不能農于田或稷為商于貨或耗為

捕鯨人

吾未幾後得此五福

具者吾安出乎吾徒也夫鯨

蓄于山于已無所需而與世無爭吾以勤自給而餘及
 吾家不耕而幸食不蠶而幸衣無租稅之虞促無官吏
 之訶欺無舟濤陸寇之驚憂無俛眉折腰之屈辱廉而
 安彈力而無患是豈不足吾所乎如以險則世固有什

百于是者而豈獨吾鯨李子悄然退而以告予曰達者
 之言哉乃其指則謬矣夫工農商賈之業至坦也而彼
 則憚之捕鯨之險至亟也彼狎而忘焉豈性使然哉是
 以君子貴慎習

寤言 顧憲成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卧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迎
 之坐定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
 謂應出否予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平生旋乾轉坤慰
 滿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

能名其處而壽吾最矣然則子盍徙業而他乎而徒冒
險為曰嘻子未知吾家倚是而代匱者亦有年吾少習
之而長則安之舍是吾窘也且夫士非吾儕小人敢望
也工必有藝而吾不能農于田或祲為商于貨或耗為
吾未暇計其耗與祲而是具者吾安出乎吾徙也夫鯨
蓄于山于已無所需而與世無爭吾以勤自給而餘及
吾家不耕而幸食不蠶而幸衣無租稅之虐促無官吏
之訶欺無舟濤陸寇之驚憂無俛眉折腰之屈辱廉而
安彈力而無患是豈不足吾所乎如以險則世固有什

百于是者而豈獨吾鯨李子悄然退而以告予曰達者
之言哉乃其指則謬矣夫工農商賈之業至坦也而彼
則憚之捕鯨之險至亟也彼狎而忘焉豈性使然哉是
以君子貴慎習

寤言 顧憲成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卧有東里塾叟過訪予起迎
之坐定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
謂應出否予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平生旋乾轉坤慰
滿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

手而回下局也堅卧不出無咎無譽中局也衆揣相國
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
大豪傑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願于相國也予曰何
叟曰老人日為童子課句讀耳何知朝廷事獨好從縉
紳先生借觀邸報窺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訣
順之則安即天下交口而譁之偃然無恙也逆之則
危即天下引領而屬之莫能久于其位也是故趙蘭溪
至于叢群垢以死而後已猶得厚蒙恩恤如在位有大勲
勞然者沈四明至于十分狼狽而後去猶得特蒙溫諭

如眷眷不能一日離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
報可矣沈歸德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
易合自古而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
其線索者耶吾願相國出而為之一轉移于其間也余
默然叟曰犹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豐順也促莫
如平湖餘姚逆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為職故吏
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俟朝廷處分其体勢固
難遜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惧威福之名不復問吏
部吏部惧權貴之名不復問閣臣遂至互相冰炭而滿

朝亦不復信部閣矣似也請得而質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吏部公矣何以致相永炭揆厥所由將內閣欲進賢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而內閣尼之耶而朝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碍內閣從而媒孽內閣致之耶抑內閣碍吏部從而媒孽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無吏部之不問是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請得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為異同矣要之亦須為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甚斟酌也始出于正不出于

阿奉权貴為閣臣者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于公不出于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之跡也否則分宜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為愈耳况至今日平湖餘姚一綫之脉依希欲絕曾何永炭之慮而慮內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不見吏部之逐內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願相國出而為之一表正于其間也余又默然叟曰犹未也近者竊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吳趙鄒沈等之君子太勁而若用之不便胡王陳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穢用

之不雅莫若擇謹厚一路人而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為危言危行輕乎作風波以梗我亦不恣為蕩言蕩行重潰隄防以濺我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疵其非君子人皆曰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為小人執兩端而用中其庶幾矣足以息阿比之端絕喧囂之實平偏黨之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馴服無所施其紛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按其寔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過之犹恐不能絕不況樹之幟而導之趨將見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為工事事以調停為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明別白混而納之于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擔當漫而付之于含糊而曰吾能脫落意見久之正氣日消清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國家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本欲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其釀禍流毒殆有不可勝

言者矣而獨若輩外不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漠然不介于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豈不恨哉吾願相國出而為之一挽回于其間也于是予復隱几而卧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叟既去予繹其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來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犹耿耿方寸間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予遇之于芙蓉湖上相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憲何知只是當今有一大寬

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曰寬何在予曰在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生而勿詫也請以憲所親歷對當憲之待罪考功也適鄒南臯具疏謝病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謂予曰此疏宜如何覆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曰昨晤王相國言皇上遣一中貴持鄒疏至閣著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試思皇上此念從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聞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

相國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
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數日見蔡公又問
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肖問曰近思之南臯委宜
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諭題覆皇上竟報可不責也
及予待罪文選請于當翁心谷陳公擬升江念所光祿
寺少卿念所故受知于皇上中因山陵事罷歸數年矣
疏上皇上御筆親書江東之升光祿寺少卿九字吏垣
許少微見而異之特攜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
特筆也自是稍遷之大理出鎮雲南已而為言官所摘

復聽歸由前而觀皇上胸中固自有念所也由後而觀
皇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推類具言之不可勝數蓋
皇上之無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補歸之皇上科道不選
歸之皇上廢遺不起歸之皇上豈非一大冤耶且閭閻
匹夫匹婦之冤則有司為之昭雪有司不能則監司為
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為之昭雪兩臺不能則有擊
登聞鼓轉而聞諸皇上者矣于是皇上下公卿為之昭
雪其控愬之途甚寬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
覆盆也乃皇上之冤獨有內閣能為之昭雪耳願先生

番神烏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古之道也公言甚當予曰先生所言犹体面語也憲所言則腹心語也窈嘗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于開導然或挾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于寬大也事寬大之主寧不易于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可了則開導難以其不足于英明也我皇上英明寬大合而為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寬也凡為臣子孰無動心何況先生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帝秉煌煌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烏豈非千載一時乎

而坐視皇上受此大寬也幸先生念之語訖微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誦之至再至三不覺放聲大哭一室大驚共起而呼予頃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群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闕當有先得此中之同然者今茲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白日於...
 其...
 主...
 翁...
 其...
 至...
 亦...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八



